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集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毕凤春 郎锡东 译



WORLD LITERATURE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集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著

毕凤春 郎锡东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集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E.) 著 ; 毕凤春, 郎锡东译.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17-3175-7

I . ①海… II . ①海… ②毕… ③郎… III . ①中篇小
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
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840号

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集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作 者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E.)

译 者 / 毕凤春 郎锡东

责任编辑 / 刘薇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4

字 数 / 237千字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13.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75-7



作者简介

海明威（1899—1961），美国作家。早期作品有《在我们的时代里》《没有女人的男人》等短篇小说集。后陆续写出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后发表剧本《第五纵队》，特写《西班牙的土地》和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一译《战地钟声》）。1952年发表小说《老人与海》，获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译者简介

毕凤春，毕业于辽宁大学外语系。现任沈阳农业大学外语部教授，主管教学副主任。发表英语语言与教学论文三十余篇，翻译短篇小说《死脸》一部。

郎锡东，沈阳农业大学外语部副教授。《农业科技与装备》期刊英文编辑。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现主要从事博士生英语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Ernest Hemingway

Ernest Hemingway

译者序

二十世纪美国文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对那个时代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 年 7 月 21 日 - 1961 年 7 月 2 日），出生于伊利诺斯州的奥克帕克。他的父亲是个医生，母亲为音乐教师。海明威于 1917 年中学毕业后任堪萨斯市《星报》的见习记者。他的早期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6)、《永别了，武器》(1927) 成为表现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他的代表作《老人与海》完成于 1952 年，由于小说体现了人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获得 1954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海明威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抑郁，最终开枪自杀。海明威一生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留下的大量小说也成为美国文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1954 年海明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皇家学院对他的风格作了如下评述：海明威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作家之一，他忠实地、不屈地再现了这个严酷时代的真实面貌，在这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世界中，他看到了勇气和同情，这是他最突出的标志之一。

中篇小说《老人与海》中老渔夫圣地亚哥在海上连续 84 天没有捕到鱼。起初，有一个叫曼诺林的男孩跟他一道出海，可是过了 40 天还没有钓到鱼，孩子就被父母安排到另一条船上去。第 85 天，老头儿一清早就把船划出很远，他出乎意料地钓到了一条比船还大的马林鱼。老头儿和这条鱼周旋了两天，终于叉中了它。但受伤的鱼在海上留下了一道腥踪，引来无数鲨鱼的争抢，老人奋力与鲨鱼搏斗，但回到海港时，马林鱼只剩下一副巨大的骨架，老人也筋疲力尽地一头栽倒在陆地上。孩子来看老头儿，他认为圣地亚哥没有被打败。那天下午，圣地亚哥在茅棚中睡着了，梦中他见到了狮子。“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能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是圣地亚哥的生活信念，也是《老人与海》

中作者要表明的思想。通过圣地亚哥的形象，作者热情地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孩子准备和老人再度出海，他要学会老人的一切“本领”，这种象征着人类“打不败”的精神将代代相传。圣地亚哥是海明威所崇尚的完美的人的象征：坚强、宽厚、仁慈、充满爱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场上失败了，面对不可逆转的命运，他仍然是精神上的强者，是“硬汉子”。“硬汉子”是海明威作品中经常表现的主题，也是作品中常有的人物。他们在外界巨大的压力和厄运打击时，仍然坚强不屈，勇往直前，甚至视死如归，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保持了人的尊严和勇气，有着胜利者的风度。

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天的等待》只有两个人物：“我”，即父亲，还有儿子。故事情节也极其简单，儿子发烧了，可是他并不知道摄氏温度与华氏温度的区别，误以为自己即将死去。最后在爸爸的解释下，儿子才明白自己的担心纯系多余。儿子误认为大去之期不远，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死神的来临之时，还让父亲到外面转转。父亲到户外转转时，看见大雪后放晴的景象洋溢着生机，这一整段的描写真可谓生命的礼赞：茫茫大雪覆盖树木和大地，这象征了严酷的现实。而在这样的背景下，鹌鹑仍在雪里嬉戏，它们象征着顽强的生命。尽管天寒地冻，路滑难行，但仍有太阳普照，它象征了人生的希望与光。小说中的“我”有如闲庭信步，对寒冷毫不畏惧，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如果“我”与儿子都被作者赋予了象征意义的话，那么，父亲象征了知识和力量，儿子则象征了天真和无知。最终儿子弄清了摄氏温度与华氏温度的区别，也克服了对死亡的顾虑，这象征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给人战胜死亡的力量。其实，人是复杂的多面体，有坚强的一面，也有软弱的一面。原本大家以为，这个男孩体验了死亡的恐惧之后会变得更加坚强。可是海明威在小说最后一句却写到这个男孩变得脆弱起来，这才是一个九岁小男孩真实的一面。其实，许多人都曾经历过生死考验，然后又走向新生，作者的描写真可谓力透纸背，这种面对严峻现实的复杂感情也是人类性格的真实写照。

《乞力马扎罗的雪》是海明威的一部自传性短篇小说，是对于一个临死前的人的精彩描述。故事主要讲述作家哈里去非洲狩猎，途中汽车抛锚，皮肤被刺划破，染上坏疽病。他和他的妻子在等待一架飞机来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小说围绕“死亡”和“即将死亡”来写，但根本的主题是哈里

回到过去,从过去走到现在的历程回顾。哈里热爱这个世界。他有很多经历,跟不同女人的经历,以及自己所从事的不同职业的经历,他都想写下来却没来得及写,他最终没有能达到心中的目标,死前,他悔恨至极。故事的结尾,他死于一个梦境:他乘着飞机,向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的山顶飞去。

《乞力马扎罗的雪》被称为海明威艺术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不称其为故事的故事通过睡梦中的和醒时的两股意识流,相互交叉,相互转化;用象征手法充分地对“死”反复进行描写。

《印第安人营地》是海明威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作品描述了尼克的父亲——一位好心的白人大夫带着尼克到印第安营地为一位难产的印第安妇人接生的经历。两天过去了,孩子还没有落地,在没有麻醉药、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尼克的父亲用一把大折刀为躺在双层床下铺的妇人做了剖腹产手术,一个新生命终于在母亲的极度痛苦中平安出世了。而上铺躺着的妇人的丈夫,由于三天前被斧子砍伤了腿,伤得很厉害,因此他不得不与难产的妻子待在一起,忍受着一种肉体之外的折磨。手术结束之后,尼克的父亲往上铺看看那位始终沉得住气的丈夫,只见那个印第安人由于忍受不了耳闻目睹妻子分娩的痛苦,用一把剃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篇小说里,人们可以领略到海明威独特的写作风格——简单的句子结构、平实普通的口语以及独特的“电报式对白”。

作为“迷惘的一代”的美国代表作家海明威,一向以文学硬汉著称,成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代表着美国民族坚强乐观的精神风范。阅读他的作品,不仅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给人以无尽的遐想,这部《海明威中短篇小说集》收集了包括上述作品以及《三天大风》、《你们绝不会这样》、《短促的幸福生活》、《不败之人》、《杀人者》、《雨中的猫》、《在异乡》、《五万美元》、《白象似的群山》等十三篇小说,对读者了解海明威的写作风格及其为人,都有一定的意义。

目 录

老人与海	1
短促的幸福生活	56
三天大风	86
乞力马扎罗的雪	96
你们决不会这样	118
印第安人营地	130
不败之人	134
杀人者	161
雨里的猫	171
在异乡	174
五万美元	179
白象似的群山	203
一天的等待	208

老人与海

他是一位在湾流中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到现在已经去了八十四天，但是一条鱼也没逮住。最开始的四十天里，有一个男孩子跟他在一块儿。但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有捉到一条鱼，那个孩子的父母对他说，老人现在准是十足地“倒了血霉”，也就是说，简直是倒霉到了极点，所以那个孩子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的一条船，第一个星期，就捉到三条好鱼。孩子看到老人每天回来的时候，船总是空的，感觉很难受，他总是会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是鱼钩、渔叉，还有绕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一些补丁，看起来就像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十分消瘦，也很憔悴，脖颈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一些褐色的肉瘤，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形成的。褐斑从他脸庞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经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特别深的伤疤。可是这些伤疤当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就像是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样古老。

他身上的所有一切都显得十分古老，除了那一双眼睛以外，它们就像海水一样蓝，喜气洋洋并且还不服输。

他们两个人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的时候，那个孩子对他说：“圣地亚哥，我又可以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些钱。”

老人教会了那个孩子捕鱼，孩子很爱他。

“不，”老人说道，“你遇到了一条交好运的船，和他们待下去吧。”

“但是你应该记得，有一次你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但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我们每一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的，”老人说道，“我明白你不是因为没有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走的。我是他的孩子，所以不能不听他的。”

“我知道，”老人说道，“这确实是有道理的。”

“他没有多大的信心。”

“对啊，”老人说道，“但是我们有，难道不是吗？”

“对，”那个孩子说道，“我请你去海滨饭店喝一杯啤酒，之后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当然很好，”老人说道，“我们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在饭店的露台上面坐下，许多渔夫拿老人开玩笑，但是老人并不在意。一些上了年纪的渔夫看着他，感觉很难受。但是他们不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说起海流，谈论着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多么深，天气一向是多么的好，还说起他们的见闻。当天那些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经回来，把那些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横排放在两块木板上面，每一块木板的两端分别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回到收鱼站，在那儿等冷藏车把它们运送到哈瓦那的市场。逮住了鲨鱼的人们把它们送往海湾另外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复合滑车上面，把肝脏掏出来，再把鱼鳍割掉，外皮剥掉，再把鱼肉切成一条一条的形状，准备好腌制。

每当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就会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儿。但是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逐渐平息。饭店露台上面阳光明媚，天气宜人。

“圣地亚哥。”那个孩子说道。

“哦。”老人回答说。他一只手正端着酒杯，在思考着很多年以前的事儿。

“需要我弄一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你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可以，罗赫略会帮着我撒网的。”

“我也很想去。就算我不能陪你钓鱼，我也特别想多少为你做点事情。”

“你已经请我喝了一杯啤酒，”老人说道，“你现在已经是个大人啦。”

“你第一次带我上船的时候，我有多大？”

“那时候你五岁。那一天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上船去，它险些把船撞得粉碎，你也险些送了命。你还记得吗？”

“我现在还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甚至连船上的座板都被打断了，另外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清楚地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在那里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见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就像是在砍倒一棵树，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浑身上下都是一股甜滋滋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的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因为我不久之前刚跟你说过这件事儿？”

“从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的时候起，什么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饱经日晒但目光坚定的眼睛充满爱怜地望着他。

“假如你是我的儿子，我一定会带你出去闯一闯，”他说道，“但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儿子，你现在又搭上了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

“我出去弄沙丁鱼来好不好？我还知道去哪里能弄到四份大鱼饵。”

“我今天还有一些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已经腌了。”

“那么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就够了。”老人说道。他的希望跟他的信心从来没有消失过，这时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的鲜活了。

“两条吧。”孩子说道。

“那就两条吧。”老人总算同意了，“你应该不会去偷吧？”

“我倒是愿意去偷，”孩子说道，“但是这些是买来的。”

“真是谢谢你了。”老人说道。他心地十分单纯，不去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居然变得这么谦卑了。但是他知道自己已变得谦卑了，明白这并不丢脸，也并没有给自尊心带来什么损失。

“你看这海流，明儿一定会是一个好日子。”他说道。

“你准备上哪儿？”孩子问道。

“去远方。等到转了风向再回来。我准备天不亮的时候就出发。”

“我要想办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孩子说，“这样，假如你钓到了鱼，我们就能赶去帮你的忙。”

“他不会愿意驶到特别远的地方。”

“对啊，”孩子回答说，“但是我能看到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假如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那么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鲯鳅。”

“他的视力这么不好吗？”

“跟一个瞎子差不多。”

“这就奇怪了，”老人说，“他从来没有捕过海龟，这东西才伤眼睛呢。”

“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这么多年的海龟，但是你的眼力还是蛮好的嘛。”

“我可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

“但是你现在还有力气足以对付一条大鱼吗？”

“我觉得还是有的。而且还有很多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这些家什拿回家去吧，”孩子说道，“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渔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把打鱼的家什拿起来。老人把桅杆扛到了肩上，孩子拿着木箱，里面放着缠得十分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鱼钩以及带杆儿的渔叉。那只盛鱼饵的匣子被藏在小船的船艄下边，那里还有大鱼被拖到船边的时候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大家都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但是还是把桅杆以及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好一些，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很不好，而且，虽然老人深信这里的人不会偷他的东西，但是他觉得，把鱼钩跟渔叉留在船上对别人而言确实是一种诱惑。

他们沿着大路一块儿来到了老人的小屋，门开着，他们进了屋。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墙放着，孩子把木箱以及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桅杆跟这小屋里面的单间屋子差不多一样长。小屋是用大椰子树的被称作是“海鸟粪”的坚韧苞壳做成的，里边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有个用木炭烧饭的地方。

褐色墙壁是由含有硬质纤维的“海鸟粪”压平后叠盖而成的，上面挂着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和一幅科布莱圣母图。这是老人妻子的遗物。墙上一直以来都挂着他妻子的彩照，但是他把它取下了，因为老人觉得看了之后会觉得自己太孤单了，它现在在屋角隔板上，在他一件很干净的衬衣下面。

“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吗？”孩子问。

“有鱼煮黄米饭。你想要吃一点吗？”

“不了。我回家去吃饭。需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需要。过一会儿我自己来生。或者就干脆吃冷饭算了。”

“我把渔网拿去好不好？”

“当然很好。”

实际上并没有渔网，孩子依旧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卖掉的。但是他们每天都要说一遍这样的谎话。而且也没有鱼煮黄米饭，关于这一点孩子也清楚。

“八十五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老人说道，“你想不想看着我逮回来一条净重一千多磅的鱼？”

“我拿渔网逮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好不好？”

“好吧。我有一张昨天的报纸，我看一看棒球消息。”

孩子不知道是不是确实有昨天的报纸，可是老人已经把它从床底下取出来了。

“是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老人解释说。

“等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想把你的鱼跟我的一块儿用冰镇着，明早上的时候就可以用了。等我回来了之后，你给我讲一讲棒球消息。”

“扬基队绝对不会输的。”

“但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队有可能会赢。”

“你要相信扬基队，好孩子。别忘了有了不起的迪马吉奥。”

“我怕的是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一点，否则连辛辛那提红队跟芝加哥白短袜队你恐怕都要担心啦。”

“你在这里好好地看报纸，等我回来了之后给我说一说。”

“你看我们应该去买张末尾是八五的彩票吗？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可以啊，”孩子说，“但是你上一次创的纪录是八十七天，该怎么办呢？”

“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你能弄到一张末尾是八五的吗？”

“我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要两元五角钱。我们找谁去借这一笔钱呢？”

“这个很容易，我总可以借到两元五角的。”

“或许我也借得到。但是我不想借钱。第一步是借钱，那么下一步估计就要讨饭了。”

“穿得暖和一些，老大爷，”孩子说道，“不要忘了，我们这是在九月份了。”

“刚好是大鱼露面的月份，”老人说道，“在五月份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当一个好渔夫的。”

“那么我现在去提沙丁鱼了，”孩子说道。

等到孩子回来的时候，老人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这时候已经下山了。孩子从床上找出来一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把老人的双肩盖住了。这两个肩膀十分奇怪，人上了年纪了，但是肩膀却依旧很强健，脖子也依

旧很壮实，并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朝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不怎么明显了。他的衬衫上不知道打了多少个补丁，就好像他那张帆一样，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了色，深深浅浅的。老人的头看起来十分苍老，闭上了眼睛，脸上就没有一点点生气了。那报纸在他的膝盖上平摊着，靠着他一条胳膊压着所以才没有被晚风吹走。他光着一双脚。

孩子撇下老人自己走了，他回来的时候，老人还在熟睡着。

“你醒醒吧，老大爷，”孩子说道，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了眼睛，他的神志似乎正在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他问。

“是晚饭，”孩子说，“我们赶快吃饭吧。”

“我肚子不怎么饿。”

“好了，吃吧。你不可以只打鱼不吃饭啊。”

“我以前就这样啊，”老人说着，站了起来，折好了报纸，跟着他动手折毯子。

“把毯子披着，”孩子说道，“只要我活着，你就绝对不可以不吃饭就去打鱼。”

“这么说，祝愿你长寿，多保重自己的身体吧，”老人说，“我们晚饭吃什么呢？”

“有黑豆米饭，油炸香蕉，还有些炖菜。”

孩子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铁饭匣里面，这是从露台饭店拿过来的。他口袋里面有两副刀和旧汤匙，每一副都用餐巾纸好好地包着。

“这些东西谁给你的？”

“马丁。那里的老板。”

“那么我应该去谢谢他。”

“我已经感谢过他啦，”孩子说道，“你不需要再去谢他了。”

“我一定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道，“他这么帮助我们已经不只一次了吧？”

“好像是这样的。”

“既然这样，除了鱼肚子肉之外，我还应该再送他一些东西。他对我们真的很关心。”

“他还另外送了我们两瓶啤酒。”

“我喜欢这样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的。但是这是瓶装的，是阿图埃伊牌的啤酒，我还必须把瓶子送回去。”

“你真是周到，”老人说，“我们现在来吃吧？”

“我刚才就让你吃啊，”孩子十分和气地对他说，“等你准备好了，我才会打开饭匣子的。”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老人说道，“但是我需要一点儿时间洗洗手和脸。”

你去哪儿洗呢？孩子心里想着。村里的水龙头还在外面大路上第二条横道的拐角上。我应该把水带到这里来的，孩子想，还应该带块肥皂以及一条干净毛巾。我怎么这么粗心呢？我还应该再给他弄一件衬衫，准备一件过冬的夹克衫，还需要弄一双什么鞋子，另外再来条毯子。

“你端过来的炖菜好吃极了。”老人说。

“给我讲一讲棒球赛吧。”孩子请求说。

“在美国联赛中，一直都是扬基队的天下，我已经跟你说过啦。”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今天输了。”孩子对他说。

“这没有什么啊。那个了不起的迪马吉奥恢复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的好手吧。”

“这还用说。但是有了他就不一样了。在另外的一个联赛当中，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德尔菲亚队，我看布鲁克林队一定赢。但是我还是想着迪克·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里打出的那些好球。”

“从来没有人打过这样的好球。他是我见过的击球最远的人。”

“你还记得他以前经常来露台饭店吗？我特别想陪他一起出海钓鱼，但是我胆子太小了，没有胆量向他开口。因此我要你去说，但是你的胆子也太小了。”

“我还记得的。那是一个大错误。他很有可能跟我们一块儿出海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一辈子记住这事了。”

“我特别想陪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道，“别人说他父亲也是一个打鱼的。或许他以前也像我们一样穷，他肯定会理解我们的。”

“那个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从来没有过过穷日子，但是他爸爸像我这个年纪就在大联赛里面打球了。”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一名普通水手了，我看见过狮子在傍晚的时候到海滩上来。”